

● 中外名人奇闻系列

名人打官司

● 王亦军 柯兆银 蒋小馨 编著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中外名人奇闻系列 •

名人打官司

王亦军
柯兆银 编著
蒋小馨

上 海
社 会
科学院
出版社

责任编辑 查建国
封面设计 邹越非
版面设计 冯根寿

名人打官司

王亦军 柯兆银 蒋小馨 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本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13,000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15-340-X/D·48 定价: 3.50 元

目 录

查理一世——

断头台上的王冠……………(1)

路易十六——

夜色中的马车……………(11)

卡普兰——

震撼世界的枪声……………(24)

布哈林——

“天才理论家”的千古奇冤……………(37)

季米特洛夫——

莱比锡审判……………(50)

铁 托——

铁铮铮的汉子……………(60)

佩尔蒂尼——

在特别法庭上……………(67)

东条英机——

绞刑架下的战犯……………(75)

博卡萨——	
当代黑色“拿破仑”.....	(84)
沙龙——	
愈描愈黑的“战争恶魔”.....	(100)
巴比——	
耽搁四十年的审判.....	(108)
史良——	
轰动全国的冤狱.....	(118)
张学良——	
“少帅”受审记.....	(126)
川岛芳子——	
男装丽人的末日.....	(136)
薄仪——	
法庭上的末代皇帝.....	(145)
左拉——	
“我控诉.....”.....	(157)
卓别林——	
喜剧大师的悲哀.....	(168)
索菲亚·罗兰——	
影星婚姻的风波.....	(180)
山口百惠——	
证人席上的女艺人.....	(189)

阮玲玉——	
“悲剧明星”的悲剧·····	(198)
梅在藻——	
“硬派小生”的广告事件·····	(212)
徐 良——	
英模歌手的名誉权案·····	(220)
苏格拉底——	
“智慧产婆”被审记·····	(229)
布鲁诺——	
鲜花广场的烈火·····	(244)
伽利略——	
在地狱的入口处·····	(255)
诺贝尔——	
在专利诉讼的旋涡里·····	(265)
欣克利——	
里根被刺案·····	(274)
布鲁斯——	
红场上的不速之客·····	(282)
步鑫生——	
“领带官司”始末·····	(294)
赵璧瑛——	
东京地产案·····	(306)

断头台上的王冠

一个严寒的冬日，从伦敦郊区古老的温莎城堡里悄悄地驶出了一辆六驾马车，它由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押送着，慢慢地消失在寒气凝聚的晨雾中。

此刻，望着渐渐远去的那座巨大而孤立的建筑物，坐在车上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不由得思绪翩翩，心潮滚滚。温莎，曾给他留下过多么美好的回忆？！童年时代，他曾在这座美丽的城堡里听到过达官显贵们朗诵抒情诗篇时的优美音调和凡夫俗子无聊的浪声笑语，看到过吉卜赛江湖艺人蒙面算命的有趣表演……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两次内战的硝烟逝去了。如今，也正是在这座城堡里，他结束了安逸舒适的帝王生活，成了阶下囚。御宰、管家、司酒不见了，茶水不再是跪送呈上了，菜肴也不再有人事先品尝并盛在有盖的碗碟里了。自古沿袭下来的那种“国王至上”的荣誉和尊敬消失了，这使他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他知道自己末日也许为期不远了。

1649年1月20日，即查理一世被转移到伦敦的第二天，由国会下院组建的最高法庭开始了对国王的公审。

这天，伦敦街头到处是一队队来回巡逻的骑警。关押着

国王的詹姆士宫的窗户上，隐现出士兵移动的头影，传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马路上行人稀少，冷冷清清，呈现出一种巨大事变前的寂静。

下午2时正，国王查理一世踏上了威斯敏斯特大厦的台阶。这时，最高法院成员正围聚在议事大厅内举行秘密会议，商议和安排审判工作的最后细节。听说国王来了，克伦威尔急急地奔向窗口察看，他的脸色有些紧张。须臾，他转过身来激动地喊道：

“先生们，他来了，他来了！现在我们要着手那件伟大的事业了。因此，我想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当国王来到我们面前时，怎么样回答他，因为他肯定要先问我们，凭什么权威和以谁的名义来审问他。”

亨利·马丁站起来说：“以下院和会集在这里的国会以及英格兰全体善良人民的名义。”

对这个提法，没有人表示异议。于是，首席法官布拉德权率领最高法院的全体成员，由武装侍卫和拿着权标及国剑的官员前导，穿过小会堂，威严地鱼贯进入审判大厅。法庭成员入座后，大门被打开了，前来旁听的群众蜂拥而入。布拉德肖宣布法庭组成人员及有关程序，接着他高声命令：“警卫队长先生，把犯人带上来！”

查理一世出现在门口。他穿一身黑色制服，没有戴假发，由哈克上校和三十二名军官押解着走上被告席。

布拉德肖宣布公审正式开始。他说：“英格兰国王，查理·斯图亚特，会聚在这里的国会，英格兰下议院，注意到因你的肇端，使我们的国土上鲜血流淌，对你犯下的罪行，它已决定提出起诉，因此建立本法庭，将你交付审讯并作出判

处。”

查理一世没有脱下帽子，平静地端坐着。他扫视了一下坐在审判席上的全体法官，继而环顾着左右警卫和挤成一团的旁听者，最后他的目光落到了法官席后面挂着的盾形标识上，那儿，象征君王荣誉的纹章不见了，却画着英格兰的红十字和爱尔兰的竖琴。这一切都使他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当检察长库克站起身来准备宣读起诉书时，查理一世终于忍不住了。他脸色铁青地大声喝道：“住嘴！”随后傲慢地拿起手杖，敲打着库克的肩膀，企图阻止他发言。这时，“啪”的一声，国王的黄金杖头掉到了地上。就在这一霎那间，一阵惊恐闪现在他的眼光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带有叛离性的征兆，似乎预示着往昔那黄金般的美好生活即将烟消云散了。他心神不宁地弯下身子，亲自把手杖头捡了起来。

国王的态度使库克极为愤怒。他转过身来，恨恨地注视国王一下，便开始宣读起诉书，控告查理一世实行暴政，挑起内战，把人民推入苦难深渊的滔天大罪，并责成查理一世回答下院的指控。最后，他要求最高法庭将国王作为暴君、卖国贼和杀人犯判处。

这时，查理一世已经从激动中平静下来。他阴沉着脸，神情漠然地听着，偶尔发出几声冷笑。

起诉结束以后，庭审开始。首席法官布拉德肖要求被告查理一世对起诉作出答复。

查理一世早已怒不可遏，此刻他冷笑一声，答道：“在我回答你们的指控之前，我想知道你们是根据哪一种权威召我到这里来的？我指的是合法的权威，因为有许多非法的权威，诸如强盗的权威。”

“以英格兰人民的名义，”布拉德肖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是基于国家的最高权威下院这个现行的国会。”

“不，对此，我拒绝承认！”查理一世继续抗辩，“一个下院的组成必须有勋爵，他们在哪儿？”

“如果你对本法庭的权威提出异议，那么我必须使你明白，”布拉德肖毫不示弱，“法庭驳回你对起诉的异议。你必须进行辩论，否则法庭将认为你已服罪而予以判处。”

由于查理一世一再否认最高法庭的权威，不愿意进行答辩，致使首席法官布拉德肖不得不宣布休庭。查理一世被带走时，他恶狠狠地用手杖指着主席台上的权标和国剑，咬牙切齿地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22日和23日的审讯在同样的主题中进行。查理一世依然咆哮如雷，再三声明最高法庭对他的审判是不合法的。国王的嚣张气焰使在场的官兵义愤填膺，他们高喊道：“审判他！处决他！”

为了摆脱查理一世在审判权方面的纠缠，最高法庭的成员在议事大厅举行会议，决定中止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辩论，并一致同意给国王定以“暴君、卖国贼、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罪名，推举马丁、司各特和罗福等人草拟判决书，于27日最后一次公审时宣布。

1月27日中午时分，庭审开始。当查理一世进入大厅时，“审判他！处决他！审判他！处决他！”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阁下，”查理一世在就座前对首席法官布拉德肖说，“我要求说一句话，希望别打断我。”

布拉德肖：“先听法庭的，轮到你时再说话。”

查理一世：“阁下，希望你听我说——只说一句话。”

布拉德肖：“阁下，会在适当的时候让你说的。现在，你必须先听法庭的。”

查理一世：“阁下，我要说的关系到这样一件事：我认为法庭对我判决后，再要撤回一个轻率的判决，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布拉德肖：“你可以讲话，但现在你必须住嘴！”

国王入座后，布拉德肖开始发言。他说：“先生们，你们大家都知道，被告已经多次被带上法庭，要求他对犯下的叛国罪和其他罪行作出回答，这是以英格兰人民的名义起诉的……”

“这是谎言，没有一点是真的！”布拉德肖的语音未落，一个妇女尖厉的叫声从楼厅上传来。

整个会场被震动了，所有的眼睛都转向楼厅。

“打倒她！”警卫队长埃克斯泰尔怒吼着。

“枪毙她！”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响应着。

那个在楼厅上叫嚷的人很快被认了出来。原来，她是费尔法克斯将军的夫人。她丈夫虽然是最高法庭的成员，但在出席了一次预备会议后便销声匿迹了。他声称不愿意卷入审判“神圣的君主”这种“前所未闻的事件”之中。

骚动很快过去了，大厅里又归于平静。

布拉德肖接着发言，他复述了国王在审讯时的顽固态度，然后宣布法庭将对他进行判决。

这时，查理一世请求发言，并提出他在法庭上的发言要让国会上院和下院的成员都能听到。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将提出的建议，对王国的和平和人民的权利来说，比之我个人的生命更为重要。”

查理一世的这一请求，被首席法官布拉德肖拒绝了。他认为这是国王玩弄手法，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否认法庭的审判权威。

这时，一个名叫道恩斯的法官突然在审判席上站了起来，他责问布拉德肖：“难道我们是铁石心肠？难道我们不是人吗？”

“你怎么啦？”克伦威尔冷冷地对道恩斯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能安静点吗？”

道恩斯激动地说：“不，先生，我安静不下来。”

由于道恩斯的表态，法庭陷入了困境。根据规则，法庭成员中只要有一人表示异议，法庭就必须休会。于是，在布拉德肖的带领下，法庭成员随即进入隔壁的会议厅进行磋商。对道恩斯喋喋不休的议论，克伦威尔十分恼火。他指出：“人民的幸福要求判处国王死刑。要当机立断地了结这件大事……让我们别再有更多无谓的骚扰。回去履行我们的职责吧！”辩论结果，全体法庭成员都同意克伦威尔的意见。半小时后，他们又回到了审判大厅，布拉德肖答复国王：最高法庭拒绝他的建议。接着，布拉德肖问他：“如果你没有别的可说的话，那么我们将进行判决了。”

查理一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的精神垮了，言词也变得含糊不清：“阁下，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过，希望把我说过的话记录在案。”

判决之前，首席法官布拉德肖作了长篇发言，列举了国王的种种罪行。接着，他不容查理一世狡辩，责成书记官宣读判决书。判决书指出：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公敌，应该判处死刑；斩首。判决书宣读完毕，

审判席上的法官全体起立，以表示这是最高法院全体成员的一致意见和共同判决。

这时，查理一世突然歇斯底里地对着布拉德肖大声叫喊起来：“阁下，您再听我一句话吧？！”

布拉德肖不动声色地答道：“阁下，判决之后不能听你说什么了。”

查理一世苦苦哀告：“阁下，请允许，我是可以在判决之后讲话的呀！历来如此，请准许我……”

布拉德肖：“不能了，阁下。”

查理一世再次哀告：“那个判决，阁下……我说……阁下，我……我……”

布拉德肖厌恶地看着国王的表演，他喝令卫士：“把犯人带走！”

士兵们把瘫痪在被告席上的查理一世硬拉下来，拖曳着朝大门走去。一路上，人们齐声高呼着：“执法！执法！处死！处死！”一些人把燃着的烟斗扔到他的脚下，一些人把吸进嘴里的烟喷到他的脸上。士兵们把查理一世拖进马车后，便押着这辆单厢马车，向圣·詹姆士宫飞驰而去。

根据最高法院签署的死刑执行令，国王查理一世的死刑将于1649年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前的断头台上执行。

这天，伦敦城里大雪纷飞，寒气逼人。凌晨五时，查理一世就起了床。一想到自己即将在断头台上身首异处，他便不寒而栗。他特意要求为他梳洗整装的霍伯特给他多穿一件衣服。他辩解说：“天气这么冷，我可能会发抖，某些人也许会认为我内心恐惧。我不愿意承受这种非难。我不怕死。死对我来讲，一点也不恐怖。”接着他又说，“今天是我的第二次

良辰吉日，让我尽可能地象模象样，楚楚有致。因为在今晚之前，我希望能把自己献身于神圣的基督。”说完，他佩戴上嘉德勋章的绶带。

黎明时分，贾克逊主教来到查理一世囚禁处，为他主持圣礼，朗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这是有关耶稣亡故时的苦难遭遇的描述。查理一世感谢主教从《圣经》中选择了这么一段非常适时而又富有慰藉性的教旨。

上午十时正，国王查理一世从詹姆士宫步行出发，经过花园，走向白厅。一路上，一队队持戟握枪的兵卒夹道而立，一列士兵举旗击鼓走在前面，查理一世的右面是贾克逊主教，左面是汤姆林森上校。走到花园尽头，他登上通向白厅的台阶，穿过长廊，进入他过去的卧室。当教堂的钟声敲响12下的时候，午餐送进屋来。查理一世拒绝进餐。后来在主教苦口婆心的劝解下，他才勉强喝了一杯葡萄酒，吃了一片面包。

下午1点钟，执行死刑令的哈克上校前来传唤他上断头台。于是，查理一世跟随着哈克上校离开了卧室。一行人穿过挤满人群的走廊，步入宴会大厅，然后通过一扇落地窗，踏上过道，走了出去。

断头台是新搭建的，四周有横木围隔，上面高悬黑帷帐。地板上放置着许多骑马钉，以防他顽抗时能够把他按倒在地上用绳索捆绑起来。断头木旁端放着一把斧子，两个身穿紧身束腰衣，象水手模样的蒙面行刑吏威风凛凛地站在那儿。断头台周围岗哨林立，成队成列的马骑和步兵挡住了潮水般涌来观看的人群。

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站定后，对站在身后监斩的汤姆林森上校和贾克逊主教说，他只准备作简短的发言。他望着围

观的人群，强打起精神，颤抖着声音为自己的倒行逆施狡辩：

“我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迎接死神。我饶恕世界上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将我置于死地的人……他们加之于我的那些残暴罪行，我寄希望于上帝，他将为我洗刷，而不用我自己去洗刷。我是仁慈的……我的仁慈指令我为国家的和平毕生尽力……”

“陛下，”主教在国王查理一世结束发言后对他说，“是否要为人世间的修行赎罪讲些什么？”

查理一世：“衷心感谢你，阁下。对此，我几乎把它忘了。真的，先生们，我想，我的真诚的宗教信仰是为全世界所熟悉的。我当着你们全体，为之宣告：我将立誓作为我父亲留下的英国国教的信徒而死去……”

“先生们，请原谅，”他把脸转向政府官员，“对你们，我要说的也是这样。我有一项正义的事业，我有一个仁慈的上帝。我不想再多说了。”

接着，他转过身子对哈克上校说：“看着吧，正义的事业和仁慈的上帝不会使我陷于痛苦。先生，这会使你感到满意。”

查理一世向贾克逊要来一顶睡帽，在主教和行刑吏的协助下，把头发塞进了帽子。接着，他与贾克逊主教作了最后的简短对话：

“我从事于正义之举，仁慈的上帝与我同在。”

贾克逊主教：“陛下，只不过仅有一段行程了。这段行程虽然是纷扰而令人苦恼的，却是非常短促的。它将引导你走上一条伟大的道路，引导你从人间到达天堂。在那里，你会得到众多的喜悦和慰藉。”

查理一世：“我即将从一个可被腐蚀的王座转换到一个不被腐蚀的王座。在那里，不会有人世间那种对权利的侵害和骚扰。”

贾克逊主教：“你将从暂时的王座上被转换到永恒的王座上，这是一个良好的转换。”

对话结束后，查理一世摘下嘉德勋章，把它交给贾克逊，随即高举双手，仰望苍穹，喃喃自语地作起祷告来。接着，他再次把头发塞进了白缎子睡帽，然后弯腰俯身，跪倒在地，把头放到断头木上。

一阵短暂的沉寂之后，行刑吏一斧砍下，查理一世的头颅和他的王冠一起滚落下来。当行刑吏按照惯例，提起查理一世的头颅给四周围观者看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半是狂喜、半是惊恐的呼叫声：“啊……”

国王查理一世的生命结束了，统治了近千年的英国封建制度结束了。查理一世的头颅撞击着英国的大地，也震撼了欧洲封建统治的根基。

夜色中的马车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高

举短刀、火枪、长矛、斧头，向巴士底狱发起猛烈的进攻。巴士底狱关押着许许多多政治犯，它是路易十六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象征。下午六时左右，起义群众竖起大炮对准监狱大门猛轰，守备大楼的士兵终于在塔楼上升起了白旗。夜幕降临，巴黎张灯结彩，灯火辉煌，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巴士底狱的攻陷，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当天晚上，凡尔赛宫灯红酒绿，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路易十六稳操胜券地在等待巴黎骚乱被镇压下去的消息。一个内臣进门来告诉他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路易十六气急败坏地狂叫：“这是造反！”

7月14日后，革命声势日渐浩大，路易十六为了逃脱被推翻和被审判的命运，亲临制宪会议宣布，把军队撤离巴黎，承认制宪会议。制宪会议成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他还亲自到巴黎市政厅，接受市长巴伊授予他的红、蓝、白三色旗帽徽。

路易十六表面上伪装革命，暗地里却咬牙切齿地要消灭制宪会议，他